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友人龐樹生仙逝，「五月九日上午十時舉殯，十一時辭靈」，訃告明明寫得清清楚楚。我是約上午十時十五分趕到香港殯儀館，看那個水牌上寫的喪家名字，不見有龐樹生的名字。問喪家的工作人員，說龐樹生已經提早辭靈，完成任務了。我說明明寫着「十一時辭靈」，為甚麼十時十五分便已結束？答說，證明我們的工作效率高，提早完成。真令人啼笑皆非。

效率奇高的出殯

我想，一般的喪禮，都是只有遲遲開飯，而沒有提早結束。一般婚喪的請帖寫的是「五時恭候，八時入席」，往往是八時許以至九時才有得吃的。如果有七時已經吃完的喜宴，不被人罵個狗血淋頭才怪。

梅足跡

車淑梅

在「歐瑞強不老傳奇演唱會」中，遇上了水遠高貴的趙雅芝小姐，黃色的裙子，襯着翠綠的小外套，如鮮花一般的綻放在大家面前，台上還有同樣明艷動人、愛心無限的「心連大地慈善攝影會」顧問鄧慕蓮博士，我這就穿着甘肅水白T恤的義務司機，也愛用多說話，除了邀請區瑞強出任第二任愛心大使之外，當鄧顧問遇上愛心大使趙雅芝小姐，她這就說攝影會的宗旨。

為村民「送水」

今年，「慧妍雅集」繼續成為贊助機構，陳法蓉、王愛倫和唐麗球都來到了甘肅乾旱之地，降雨量三百至四百毫米，蒸發量為一千五百至二千毫米，極度缺水。天水市武山縣龍台鄉買山村是一處盆地，油菜花美極了，但在黃色小花的背後住了八百多人，人均收入三千元，水源在幾公里之外。

當然，有些喪家聽從風水先生囑咐，總要擇個吉時出殯。但都在訃告中寫明，何時舉殯，何時辭靈。如果提早辭靈，令悼念者撲個空，諒也不是吉利之舉，有違喪家心願。

「心連大地慈善攝影會」計劃用善款為鄉民鋪設地下水管，或者用混凝土修建水窖，讓他們可以飲到清潔的飲用水，不用受到腹痛、痢疾之苦。十二月十七至廿二日攝影會將在中央圖書館作開展覽，每展一攝為水源項目籌捐一千元，大會更設學生及青少年組，籌款一百元便可，現場有心儀的作品，捐助一千元，大會也會贈一張給你留念。名人巨星組「慧妍雅集」已有十多位港姐參與，聞說慧妍雅集籌備生擒發哥，祝成功的著名作家雷蒙蒙、卡佛《運來的碎片》中的一段話：「你找到此生想要的了嗎？想成為被愛的人。」原來我們也可以主動使人感到被愛，我願意，你呢？請支持慈善攝影展。



「慧妍雅集」早前赴甘肅行善。作者提供

深層語義及變化

潘國森

「九旬老人」復又來鴻賜教，都是毛筆字行書，「年」字不寫道，即係回信亦只能借助中文電腦，顏體歐體都可以選用。前賢有「字為文章衣冠」之說，先父往日就常笑我「衣冠不整」。小時候，學校發成績表都要家長簽名，確保家長知道學生的學習情況，那時吾姐就說班主任稱讚先父的簽名很有勁，當年先父真也曾經我們兄弟姊妹掙到不少面子。父親慈，是中國家庭的常規。我成年以後，每逢先父笑說我的字寫得不好，家母總是埋怨：「幾曾見夫君執兒女手教字？」先父就笑而不語。食指浩繁、為口奔馳，是那一個年代的常態。

「九旬老人」對時人用「訛稱」一詞甚有意見，認為「訛」只涉及「假」，不一定都屬「詐」。這點潘小子覺得語義常變，舊日沒有這個意義，今天可能就有了。而且漢字經常一字多義，近義的又可以有不同層次。這一個或可以借給「重義輕中」的小朋友作為中文不適合合作法律語言的佐證。例如普通法的「失實陳述」(Misrepresentation)，就近似「沒有惡意或不知情的訛稱」，只夠證據證明「不真」，卻未夠證明「有詐」；「具欺詐成份的失實陳述」(Fraudulent Misrepresentation)則是近似「存心騙人的訛稱」，內容「假」且「存心行騙」。未知長者尊意以為然否。

尋找

二十歲那年，我投過稿子，那時候青春年少，熱情洋溢，喜愛寫詩歌。有夢想的人才會產生玲瓏的詩思呢！我如是認為。同時，我也覺得自己很有才，朝思暮想自己所謂的詩歌變成鉛字。變成鉛字是一種榮譽，是自我價值的一種提升。

而飛。它們飛得不遠，就散佈在我工作的廠子的各個科室裡。接下來我成了魯迅筆下的祥林嫂。只要有人問起我發表詩歌這事，我就急忙解釋着，說這是我自己掏錢買的，人家寄來的……於是，有人開始譏諷我了，「你付出了腦力勞動，應該得到回報啊！怎麼還自掏腰包呢？大詩人！」

陽光大使。聽他說完，我才知道，當年，得到了我的資助後，他繼續求學。大學畢業後，留在省城成家立業。如今小日子過得順風順水，不但做了一名雜誌社的編輯，還利用業餘時間，發表了大量的文學作品。

由此可見，要想看見自己的鉛字，需要自掏腰包。一種被頭腦發熱煽動起來的強烈願望，驅使我去了郵局，儘管當時我是一名貧窮的工廠臨時工。把錢寄出之後，我的一個女同事嘲笑我，「你真是傻瓜，你就不怕你的錢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嗎？」那一刻，我的心被涼透涼透的。

「心」卻「走神」在手機上，他們其實是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嚴重「缺席者」！最後，作者有言，小狸「嚴重」贊同：在一個心旁旁驚的時代，人們必須打定主意，到底什麼才更重要，是當心手機不斷的提示音，還是用言語和行動告訴孩子：「我在聽你說。我在這裡。我哪兒也不想去。」

人去物留精神在

人雖「赤裸裸的來，赤裸裸的去」，但留下的精神、節氣、學識、才華等等貢獻，卻是千秋萬代，造福後人的藝術，尤其是版畫和雕塑，充滿無限創意。他剛退休不久，妻子因意外離世，之後他便放下一切，甚麼也提不起勁。最近才有機會跟他詳談，我問他為何不寄情藝術，以打發時間，淡忘傷痛，他卻說：「妻子生前熱愛陶藝藝術，在天台建了間陶器室，燒下的成品大大小小上百件。我幫她收拾遺物時，除了她的衣物和心愛的眾多小擺設外，這一室陶器，令我不知該如何處理。」

說「走神」

可見「走神」問題實在該列為一項世界性的研究課題了。而且小狸認為，這項「研究」對正處於身心成長期的孩子們來說，尤其具有非常現實的必要性與緊迫性。記得在美國《華盛頓郵報》網站上也曾看到過這樣一篇文章，題目是《父親，請放下你的手機》。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個醫生，「做兒科這行，我已深耕二十載，自認為遍閱人間事。然而近日，一位父親帶其兩歲的孩子來診所就醫時，所發生的一幕卻讓我揪心不已。」

港府急需發掘旅遊資源

近年每到五六月，不管途經香港國際機場還是搭乘地鐵，幾乎都能看到「江西風景獨好」的唯美畫面，今年也不例外，且更見給力，江西省的省長鹿心社親自率領團隊到港推介江西。長鹿心社親自率領團隊到港推介江西。長鹿心社親自率領團隊到港推介江西。長鹿心社親自率領團隊到港推介江西。

網事

走神，就是精神不集中，注意力分散。時至今日，小狸覺得這個「走神」真是值得好好說一說了。因為現在精神不集中、注意力分散的人真是愈來愈多了。前不久，小狸因公回了趟北京，離開一個地鐵站出口的時候，眼望着一個進站的女子下樓梯時踩空，一下子摔成了骨折，她當時正是在邊走邊看手機！

百家廊

韓小棠

回到家，環視一室，從小至今積累下來的東西可不少，對自己來說極為珍貴的證書、照片、紀念品、甚麼甚麼的，將來肉體隨記憶煙飛灰滅，這些物品對下一代來說，完全失去了意義，落得只是個負累，可能會把部分東西也一把火燒給了我。我絕對不相信我的靈魂可與心愛物品的「魂魄」世世共存！